東齋記事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齋記事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丁文簡公度嘗言：「舉進士時，以知制誥為贄卷。」既而復自笑曰：「是不揆也。」然其後為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、參知政事，蓋其所存者，從來有素矣。初，舉人居鄉，必以文卷投贄先進，自糊名後，其禮寢衰。賈許公為御史中丞，又奏罷公卷，而士子之禮都亡矣。

薛簡肅贄謁馮魏公，首篇有「囊書空自負，早晚達明君」句。馮曰：「不知秀才所負何事。」讀至第三篇春詩雲：「千林如有喜，一氣自無私。」乃曰：「秀才所負者此也。」

夏英公竦嘗言：「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，但無骨耳。」議者謂：「英公文譬諸泉水，迅急湍悍，至於浩蕩汪洋，則不如文公也。」

王文正公之為相也，王沂公為知制誥，呂許公為太常博士、知濱州，沂公嘗見文正公，問：「君識太常博士呂夷簡否？」沂公曰：「不識也。」他日復見，復問之，沂公曰：「見朝士多稱其才者。」凡三見三問，乃曰：「此人異日當與公同秉國政。」是時，沂公既有名當世，頗以器業自許，中不能平，因曰：「公識之耶？」曰：「不識也。」「然則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吾見其奏請爾。」沂公猶不信，強應曰：「諾。」其後，丁晉公既敗，沂公先在中書，而許公自知開封府除參知政事，二人卒同秉政。沂公乃為許公

言之，問其當時奏請，乃不稅農器等事也。

李參自荊南召，欲以為三司使，參政孫夢得抃固執不可，曰：「此人為主計，外臺承風刻剝，則天下之人益困弊矣。」由是遂改授羣牧使。

陝西路轉運使請永興軍、秦、坊、同等州官置醋坊，王沂公言：「榷酤之法，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。今經費之廣，未能省去，官自造醋，細民益見侵奪也。」

周諫議湛為鹽鐵判官，三司文帳煩冗，吏胥蔽欺，若不可究者，為之立勘同法，歲減天下設帳七千道。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，發其詭號凡十二種。

夏秋沿納之物，如鹽麵之類，名件煩碎。慶曆中，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，以省帳鈔。程文簡為三司使，獨以謂仍舊為便；若沒其舊名，異日不知，或再取鹽麵，則致重複。此亦善慮事也。

韓持國知潁川府，時彥以狀元及第，每稱狀元，持國怒曰：「狀元無官耶！」自此呼為簽判。彥終身銜之。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，為秦簽，亦呼狀元。秦帥呂晉伯曰：「狀元者，及第未除也。既為判官，不可曰狀元。」巨濟媿謝。

湘山野錄載：「胡旦乞入見，王沂公奏旦瞽廢，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。至堂，沂公與諸相具門生禮，列拜，旦長揖而坐。」中書堂，宰相治事之地，表儀百辟者在是。外臣乞對，送中書引問，自有公禮，何暇講師生之私敬。旦於都堂，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，決無此理。予於祕閣嘗見其演聖通論，甚有出於人者，而所為如此，豈不惜哉。

國朝言水利者，惟乾州刺史張綸為有績效之最。天禧末，為江、淮發運副使，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裏，旁鋪石為距，分十閘以泄橫流。泰州有捍海堰，久廢不治，與範希文經畫修復之，遂命兼知泰州。堰成，復租戶萬二千七百。州人感之，為立生祠。

陳公弼知潭州長沙縣。部僧有海印者，多識權貴人，數撓政違法，奪民園池，更數令莫敢治。公弼捕笞之，以園池還民。又知虔州雩都縣，毀淫祠數百區，勒巫覡為良民七十餘家。

湖南之人掠良人，踰嶺賣為奴婢。周湛為廣東提點刑獄，下令捉搦，及令自陳，得男女

二千六百餘人，還其家，而世少知之。蓋亦古之良吏也。

仁皇初，薛簡肅知開封府，上新即大位，莊獻臨朝，一切以嚴治，人謂之「薛出油」。其後移知成都，歲豐人樂，隨其俗與之語嬉遊，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，自號「薛春遊」，欲換前所稱也。

薛簡肅公時，布一匹三百文，依其價，春給以錢，而秋令納布，民初甚善之。今布千錢，增其價才至四百。其後，轉運使務多其數，富者至數百匹，貧亦不下二、三十匹，而貧富俱不慘矣。

鳳州貧民不能葬者，棄屍水中。雍慎微為推官，以俸錢市曠地使之葬。慎微名明遠，閩州人，所至有惠政。其知櫟陽縣也，涇水舊醲三渠，置鬥門若干，第六、第七門久廢而不治，而歲役百夫者凡三十年，白府罷之。粟邑鎮稅歲六十萬，不登者三十年，奏減四十萬。清州戶絕絲歲千餘兩，代輸者八十年，斥賣之。此足以見其宿抱之所存。子子方，尚書度支員外郎。

張職方其知江陰軍，吏盜錢三百萬，蓋二十年矣，發其姦，捕繫數十人。轉運使趙廓謂曰：「此應賞典，願竄吾名以聞。」其慘然曰：「殺人以求賞，可乎？」悉召吏，諭以：「償錢則貸出之，不然則爾死矣。」吏之親屬聞者，爭出錢以償，十日乃足。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，餘悉貸之不問。廓愧起嘆曰：「公長者，非吾所及也。」其，簡肅公之壻。

王景彝之父博文為樞密副使，月餘而卒；景彝亦為樞密副使，月餘亦卒。人甚異之。故事，初入二府者，三數月而後辦理事。景彝才到，即點檢辦理。英皇甚註意體貌之，何天奪之速也。

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，吳奎罷樞密副使。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，累遷禮部侍郎。是年十二月，以父憂去位，在樞府凡三年。明年起復，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，面諭齎詔賜奎，而奎固辭，從之。

王景彝與予同在唐書局，十餘年如一日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各有衣服，歲歲未嘗更，而常若新置。至綿衣，則皆有分兩帖子綴於其上，視其輕重厚薄，而以時換易。有僕曰王用，呼即在前，冬月往往立睡於幄後，其不敢懈如此。一日，送食於其家，官中器具用悉典解使之，督索旬日而後得，景彝卒不知。是則效小謹者，不可不察其大過。嚴之蔽，惟

小謹之悅，至於大過，則不聞。可不監哉！

王景彝嘗謂予曰：「立朝當以一人為法。」予曰：「君法何人？」曰：「曾明仲。」然謹約為近，而嚴過之，其福壽固弗逮也。

水部郎中薛宗孺嘗舉崔庠充京官。後庠犯贓，宗孺知淄州，京東轉運司差官取勘。久之，會赦當釋。是時，歐陽永叔參知政事，特奏不與原免。議者以為永叔避嫌則審矣，自計無乃過乎。使宗孺自為過惡，雖奏不原可矣，今止坐失舉，而不原赦，亦太傷恩。故宗孺銜之特深，以為一謫爭兩覃恩、兩奏薦。宗孺，簡肅公之姪，強幹人也。

蔡君謨嘗言：「宋宣獻公未嘗俗談。在河南時，衆官聚廳慮囚，公問之曰：『汝與某人素有何冤？』囚不能對。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，囚始能對。」又雲：「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，景文公則英采秀發，三人者，久視之無一點塵氣，真神仙中人也。」

王武恭公德用，寬厚善撫禦，其狀貌魁偉，而面色正黑，雖匹夫下卒、閭巷小兒、外至遠夷君長，皆知其名，識與不識，稱之曰「黑王公」。皇祐末，仁宗以為樞密使，而以富韓公為宰相。是冬，契丹使至，公為伴射。使者曰：「以公為樞密使、富公為相，得人矣。」上聞甚喜。

狄武襄公青初為延州指揮使，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，每戰帶銅面具，被髮出入行陳間。凡八中箭，累官至涇原路招討副使。上未識其面，欲召見之，會賊寇邊急，止令圖其形以進，其後為樞密使。

張鄧公嘗謂予曰：「某舉進士時，寇萊公同遊相國寺，前詣一卜肆。卜者曰：『二人皆宰相也。』既出，逢張相齊賢、王相隨，復往詣之。卜者大驚曰：『一日之內，而有四人宰相。』相顧大笑而退。因是卜者聲望日消，亦不復有人問之，卒窮餓以死。」四人其後皆為宰相，共欲為之作傳，未能也。是時，鄧公已致仕，猶能道其姓名。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。其人亦可哀哉！

王章惠公隨，舉進士時甚貧，遊於翼城，逋人飯，執而入縣。石務均之父為縣吏，為償錢，又飯之，館之於其家，而其母尤所加禮。一日，務均醉毆之，王遂去。明年登第，久之，為河東轉運使，務均恐懼逃竄。然隨豈有害之之意乎。至是事敗，文潞公為縣，捕之急，往投隨，隨已為御史中丞矣。未幾，封一鋌銀至縣，葬務均之母，事少解。至

隨為參知政事，奏務均教練使，務均亦改行自修。王公長厚，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。

石資政中立，好談諧，樂易人也。楊文公一日置酒，作絕句招之，末雲：「好把長鞭便一揮。」石立其僕，即和雲：「尋常不召猶相造，況是今朝得指揮。」其談諧敏捷，類皆如此。又嘗於文公家會葬，坐客乃執政、貴遊子弟，皆服白襴衫，或羅或絹有差等。中立坐而大慟，人問其故，曰：「憶吾父。」又問之，曰：「父在時，當得羅襴衫也。」蓋見執政子弟服羅，而石止服絹。坐中皆大笑。石之父熙載嘗為樞密副使。

景祐中，有輕薄子，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，嘲謔雲：「仲昌故國三千里，宗道深宮二十年。殿院一聲河滿子，龍圖雙淚落君前。」龍圖者，王博文也。嘗更大藩鎮、開封知府、三司使任使。一日對上，因敘歷歷之久，不覺淚下。殿院者，蕭定基也。為殿中侍御史，與韓魏公、吳春卿、王君貺同發解。開封府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。因奏事，上問之，令誦一過。宗道者，王宗道也。為諸宮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，輒於上前自訴在宗藩二十餘年，求進用。仲昌者，章郇公之從子。論科場不公，郇公奏聞，牒歸建州。當時人以為雖用古人詩句，而切中一時之事，盛傳以為笑樂。